

鹿忠節公集

鹿忠節公集卷十一目錄

議說引

福建鹽法議

遼餉召商議

城守議

車營說

前鋒後勁說

廩糧說

籽粒折徵志引

鹿忠節公集卷十一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福建鹽法議

閩中鹽利前按臣徐鑒有題本部有覆諸商之告急者接踵鹽司之持論者甚長一經查催動踰歲月所稱增引增課者祇騰展轉靡定之文衍遷延不了之局而已國家何日得絲粟之益哉夫共爲臣子分宜急公且值時艱誼期共濟輸攻而墨守非所以協恭也暮四而朝三尤非所以報主也今反覆撫按代題

之疏而平心論之苟六幫之期密而或滋紛擾原可
以六幫勻入五幫苟依山之引開而無妨正課自可
以依山明稱附海本部豈有苦爲堅持故相違拗之
理耶卽所稱行鹽之地原狹歲入之數無定欲以新
增課銀一萬四百八十四兩六錢三分零每年先截
出五千二百兩併入舊額解數共銀二萬七千四百
兩仍分上下兩運依限起解其半尙有餘銀合候追
完畱貯司庫俟新引銷盡結算多寡盡行類解夫是
役也按區處之有方知情形之不誣安見本部之不

從而煩稱極指排部議之爲過求則誤矣復於有言
不盡之中併徐御史原題而有飲恨之意又誤矣夫
時事深可攢眉救濟不容歇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
本部於該省乃嘉其可與言而細爲之商且因以風
厲各省使共著急公之誼非曰因該省自欲增引反
爲無已之求也使自增者遂致過求則自匿者反爲
得計毋論非本部所以自處亦豈所以示人哉總之
天下惟實心可以濟事惟公論可以服人如不深究
國事之何如而各愛其情誰則無口蓋興漳泉不食

官鹽地誠狹矣然採諸輿論詢諸士人僉云舊額三年開中之引止足供年半之用卽增官引亦不待三府而後辦也又謂徐御史議年增七千亦未然之限數非已試之成規是原題徒夢說矣該司祇因部有四千之加遂激爲減半之請使其時部不議加止以原題從事奉行否耶至於謂行鹽地狹商竈告困徐御史忽有添引增課之請蓋意在減幫以通商因借增課以裕國夫鹽以引行者也課隨引增者也引誠足用何爲議增商樂增引何難於課如徐御史意主

惠商固當直請減幫何苦更稱增課反而求之可得
吾心矣雖然此不足深論也當太倉如洗之時有稍
肯自獻其情略可補助於國如行廣莫絕人之域見
似人者而喜矣豈於真人而忍爲督過乎故本部今
日亟求同志共濟艱難豈向同舟自爲矛盾該司勾
幫開引及歲解之數旣經撫按代題合無盡如所擬
庶局得早結課不久懸惟是調劑其中行之無弊則
更有可言者在焉一日小票當永革也蓋行鹽以引
祖制也易而用票權以佐一時乏引之急實以滋無

窮濫觴之弊該司謂抵票原不納銀引到照數扣鑿票卽停止誠若是則無弊矣何諸商衆口一詞不曰致用小票私販橫行則曰私販小票交插如雲豈小票之與私販相因而起有侮而動耶卽按臣李凌雲之疏亦曰抵票之設弊竇實多自具題以來臣衙門已不發一票其語可味也大約作法於公其弊猶私作法於私弊將何極代引以票可作法耶故閩中業已增引票卽永革爾一曰私鹽當嚴禁也夫行鹽者幫也而買鹽者各縣之水客也如客之期不爽則幫

之行自速人情趨利如鶩抑豈有好自爽其期者探
本遡原私鹽實爲之祟耳故銷鹽苟易於流水買鹽
何難於集雲私販不敢駕一而行三官鹽立見六通
而四闢乃今各縣只聽民便多食私鹽幫期遲滯悉
繇於此該省疏中亦扼腕談之夫明知其弊而徒付
浩歎怯於塞私竇而勇於減度支爲人臣子當如是
耶考成之法具在嚴而行之銷引不及數者照例參
處私鹽自杜又何憂幫期哉一曰多裝宜嚴禁也閩
中鹽包二百一十觔爲一包豈非定之於官者耶柰

何明爲定而不堅爲持裝包大小總聽各商之手守法者或如其常枉法者遂倍其半夫多而有利誰不願多且多而無罪誰甘其寡包旣踰額鹽自難銷賣鹽之路漸壅買鹽之心頓冷誰謂鹽包可不問也今須嚴禁鹽包更易鹽桶定以二百一十觔裝爲一桶多裝者以私鹽論則鹽盡歸公幫無不利矣一日引目宜速刷也商人辨課領引下場全賴夏秋二季風順可乘延至朔風鹽重船傷且有性命之憂寧直資本之慮乎夫總此引目也猶之與人也以無謂之遲

回貽莫控之愁苦是何說也善理財者方參先後之著而妙緩急之用今乃悠悠忽忽爲此徒損於商無益於國之事誰司鹽政而事至此乎自今每年應給引目移文速刷使衆商不憂失時自不憂喪本在當事者一加意耳一日請乞當嚴禁也招商中引國有成規從未聞引而繇於請乞者八閩何事乞引成風鄉紳舉貢投東請乞不下百餘家相沿不美之俗共掣鹽官之肘彼刳於積威者斷不肯以金穴爲瓦注何難以官引作人情或送三五十道或送一二百道

既以弭謗復借市恩不知引必四百道方成一封今有力者抵掌瓜分各深藏而坐待高價收鹽者沿門懇買必經月而始集一封毋論需彌急而售彌緩備嘗措勒之艱更且引雖集而時已後無奈風濤之阻司催應幫商遭嚴比不平之鳴所自來矣亟宜復招商之制絕請乞之門使商承領全封趨便下場誠今之急務也一曰土商當急恤也蓋鹽爲官鹽引爲部引課爲國課商爲祖商絲來非一日矣據商人張天福等所稱異地猾商窺知多利攬入占引官鹽爲名

實借私販輕價厚售以致祖商凋零是不可不爲處乎
目今新增三萬餘引固欲以通商之計爲裕國之猷
但欲使朝廷有實利必使凡鹽皆官引欲官引盡通
行必使土商皆復業如不聲明飭法眼前新增之引
復歸猾商兜占勒價措賣指名引多故遲國課以圖
將來復行減罷是可恨也更可慮也亟宜令在案祖
商坐名認引給文赴南京刷引每名認實四百八十
道領回本省納價辦課則奸豪無竊入之門而國課
有實收之益蓋爲國非爲商也此六者皆八閩之對

症鹽法之須知而猶有事關大端舉世迷焉不以爲
非其實不通之極萬難容忍者則興漳泉之不食官
鹽也夫三府不食官鹽在土之人蓋云鹽其土產耳
守土之臣蓋云事從民便耳然利權非散主之物則
凡鹽皆屬官利不問其土之產不產也引餉原養兵
之資則凡民皆食官鹽寧問其利之便不便乎查大
明會典三府皆行鹽地方也宏治十四年令福建鹽
場商人中到引鹽以十分爲率五分派與福興漳泉
四府一州五分派與延建邵汀四府各地方行賣萬

歷三年設運判一員駐劄黃崎分司將黃崎分司運副移駐水口運同移駐泉州專督理泉漳二府鹽務令典昭然不揭諸日月乎再按外內諸臣次第建白成案可考者則該省官鹽之議開議通非止一番祖制之若明若晦非止一日矣先年官鹽止西路水口一港至嘉靖十四年運使婁志德議呈白御史題准開設東路黃崎鎮港官鹽嘉靖二十六年又運使姜恩議詳通行南港官鹽萬歷三年又奉勘合開設東路分司通行泉漳興化三府官鹽合觀前後事體遞

變大要於祖宗之制旣因傳之久而漸湮者又因湮之久而漸開特事有彼通而此格議有將行而中止爾總之卽所開之名爲官鹽則未開之爲私可知也東南二港可繼西路而開則興化泉漳之當一併通行又可知也柰何令典明懸而竟同畫餅條議屢及而終置覆瓿曩猶開聞通行之議以爲空谷之音至今則漸積久矣耳目恬然不知世閒有官鹽事矣不食者晏然無不安之心持論者公然無負愧之色極重之勢旣成難返則大難之端其誰敢發耶夫論天

下事當以天下之見論之天下大勢如人周身一處不通全體受病宇內有司雖各爲分理而所治者皆朝廷之事也所供者皆朝廷之用也不偏據其肥瘠乃共湊於富强故祖宗之制彼此通融遠近輻輳餉九邊者不皆近邊之氓食官鹽者不必無鹽之地天下一家計當如是爾何爲臣子者之未解也凡起制科孰無遠志不患不軫念民瘼特患不通達國體邇來附近鹽場州縣每以便民動請包課總之不達國體所致然不銷引而包課猶有不安之意焉豈如興

化漳泉寸課未輸徑以不食官鹽正告天下也故本部今日從旁觀以論當局據國體以衡時弊不食官鹽四字誠不欲聞三府再出此語誠不忍見三府終被此名也此地方諸臣之所當亟宜遵照祖制復行鹽之典以濟軍國之急者也要而論之天下事治於有法而天下法壞於有私私之爲物其實多其味蘊其勢悍在天下無處不受其破敗而鹽司爲甚蓋利之藪則弊之叢也在鹽司無處不受其破敗而閩中又爲甚蓋去天遠則法紀疎也本部所陳繇前六款

陰以私而屬饜於陋習之中繇後一款明以私而橫
軼於令典之外此卽國處豐盈且不可訓矧太倉懸
磬邊士脫巾持籌者以大聲疾呼之情望被髮纓冠
之誼該省亦同室也而能晏然乎夫法固壞於私而
治私還以法法非爲一方設是通天下計之者也法
又非自今日設是繇祖宗制之者也地方諸臣於鹽
之一事經緯曲折總歸諸法痛懲積習於八閩更始
則新增之引更難敷待引之鹽而散漫之鹽盡收爲
公家之用又何必鯁鯁焉憂新課之不易辦而使原

題成半解復以結算待三年也

遼餉召商議

遼局未結所需本色米豆尙無停止之日而其法莫善於召商莫不善於派州縣何以言之米豆估價概溢時值未嘗無利也召商則明年應運之米豆買於今年成熟之時且於大熟之地利中有利矣卽自買自運而總計猶自多息故爭先爲之每至納時價已盡而米豆猶有餘者勢也一變而爲派州縣當年運當年始買旣不及時又不論地其價視初估寧直無

利乎且召買則吾祇藉手於商商與民交有利無害
派買則藉手於官官與民交尙可問乎宋之新法孰
非民間行之兩利者而安石遂以病天下則官與民
交故也原其變法自米豆之泔爛始彼時上納旣多
價不勝收官未曾明諭各商使得自糶商亦利於無
明諭而囤積以供後運苦蓋復疎壞於積雨商疼其
貲本號泣求收遂揀未甚者充運而一入海艘蒸鬱
更甚及抵關門領者却步疾呼遂至上聞津門不勝
訶責曰商實誤我盡改而派之畿縣責成有司金無

他虞分派諸縣衆擎易舉豈不自謂無弊哉然天下無無弊之法惟察其弊之何所底而較其可救不可救之情召買之弊在有餘而有餘豈真弊哉財得財然後相生比於長袖之善舞當上納有餘政可乘之以爲用不則諭使自糶勿令困積又不則密其苦蓋勿致浥爛旣浥爛矣惟有割小以圖大耳不此之圖以姑息誤國事因噎廢食改爲派買夫派買之弊雖聖人不能救也弊有在法內者有在法外者何謂法內畿南諸郡至津門遠者千里鍾致一石惟陸運爲

甚昔主陸運順永兩府俱至困絕得麻城李公開北海之道而民以不勞今使千里爲運是畿南又爲順永也此弊在法之內而非有司之過也若夫法外之弊不可更僕數矣有派於地畝而絕不與價有名抵條鞭而十不得二三有派之富戶既不與價復責其運有派之地畝而運以富戶富戶旣同衆加徵又偏運而費車牛有以初出賤估徵於民而以異日之高估銷算於上尤可異者漕斛之不可語於私斛亦明矣照私斛以爲派而照漕斛以爲輸至於輸以富戶

則收者愈加刁阻卽押以農民省察而路費仍派民
開派之地土株累必餘二三派之富戶求脫更張賄
賂此又非通行之弊哉使其行之如初議之法價先
運到官趨初熟而糴則雖雇車騾爲運而費尙省無
柰價至每必後時有司得執以爲口爭價於上時獲
漸增今所估之價較名商時益之又益矣而祇利有
司不及於民也厲小民而實侵公帑數年之內筋疲
髓竭千里不寧豈不痛哉總之惟官與民交故至是
其弊在人而其所以弊在法聖王惟念賢者常少故

立法之意必極周詳法善則小人無以肆其奸法弊則君子亦難行其志如近日新安新城獨能使民不知買運之苦非所稱治人哉而欲使人人爲新安新城雖堯舜不能然則何以救之曰無他一復召商之舊而已如崇禎元年徐兗閒豆不過二錢五分而一石有八斗之贏則雖三錢一石商猶趨赴而畿內豆獨不登卽初熟亦值六七錢官與七錢而有司尙以爲辭此於國省乎費乎而況復厲民也遼餉天下所同加也而徵兵運器畿縣爲傳遞之郵已稱偏苦復

有米豆之派買是重加重派也制法者亦何警於畿民而自廢良法以滋不可救之弊乎哉

城守議

京兵列營城外恐以遺敵根本重地先以守爲主而擺兵城上每堞用幾人當計也大炮小炮火藥鉛子應用幾何當計也兵臨遠近施放火器用何號令當計也施放之法如何措置纔可傷人而免自傷當計也守城者何以不寒何以不饑何以不疲勞而樂爲用當計也火藥何以更番裝放何以不忙藥線何以

善藏當計也此在城上者也而城下何以供應使有序而不窮城中何以彈壓使安靜而不亂皆當計也馬作何喂養兵作何挑選如何屯札以銷內釁如何摩厲以備出奇皆當計也城上城下城中一體安靜嚴禁訛言專聽號令喧譁者軍法從事則人心專人力齊守無不固戰在其中矣而所稱號令要出於一多指亂視軍所大忌也貴近耳目之臣各有忠義之心祇可幫助力量不可分撓事權守禦之事一責之兵號令之權一責之將天下事各尋在行人做之聽

其指授一切建異議創新題者皆當報罷而後事可爲也語云要行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今豈無其人乎目前紛紛議戰則列營於城外議守則置馬於城上枵腹之兵挾不習之器立風雪中而不爲之所且東那西移勞擾無定恃此守禦可爲寒心彼京將實未諳此邊將之待用者不可問乎己巳之變出石亨楊洪於獄使總京兵庚戌之變宥邊將徐仁戴綸使之立功此國朝故事也今無罪之馬世龍不可仿此例出之使一調度乎

車營說

予以春杪至自寧城而車營成憑軾觀之其事可使
繇其義可使知也夫車於兵爲樊垣微獨過衝突爲
守也守以應來發以應往握奇於中而運奇於外莫
若車漢大將軍之擊敵也環車爲營而縱騎兵出擊
晉討樹機能以八陣作偏廂且戰且前則車有騎有
步然不言火器卽吳璘之疊陣祇憑弓弩耳近者火
器之用急而不以合於車且不以憑車爲疊陣今法
疊陣而麗銃於車兼弓弩於火器憑偏廂而用之則

虢
卷一
四

銃與車合夫制敵之法在於不窮無銃則車窮不層
疊則銃窮銃之貴子母爲其不窮也然銃與車合猶
步也百里者日千里者旬倏忽散集而整需之而暇
應之唯騎無精騎以佐步則敵將不來我將不往而
敵得以輕騎肆我或及未列薄我卽有所以挫其銳
者又誰爲之乘其靡宜矣步之合於騎也法有因兵
有因糧顧何得恃因而疎備轉戰千里下狡逋於堅
城法當以可因之糧食可因之兵我不自爲備將馬
步之俱窮宜矣戰之合於輜也凡戰輜步騎各有所

藉卽各有所爲藉其各爲藉者得相衛其各藉者不
得不相資相衛猶待指麾相資則不言而喻兵至於
不言而喻不窮之術也天下事渾責之各佚於利害
之外而諉專屬之身入利害之中而親假令戰輜步
騎統爲備具而不於統具之中有分屬則身不親而
易窮法使某步某騎同功同罪而又同待哺於某輜
常爲行住急爲應援細爲樵汲情有緩急塗有夷險
罔不事相推步相顧也其內護之若四體於腹心其
相爲護若四體之司舍一則不相爲用唯各求了其

私而乃以成其公思深哉各有分屬之所以爲合也
至於一車一乘一衡一衝層纍而爲督復有督之督
內之直達者不梃於前乃使外之橫亘者不踣於後
而中央有握奇四隅復有伏奇兵以正用以奇勝是
所以藏運用而裕不窮也若夫分數旣明聚衆若寡
方圓曲直隨地制形善喻者且以數珠盡其變故義
可使知也乃在事可使繇法曰無窮如陰陽其庶幾
乎

前鋒後勁說

予聞劍有鉤竿蒙須鐔也而用在鋒然脾不薄不斷脊不厚不入故劍之用在前薄其脾爲鋒後厚其脊爲勁古稱兵有後勁今或兵不用車而偏以銳當前故前之銳欲瑕而後之弱先潰遂令前之銳者以返顧而瑕可使數十萬爲烏合卽可使數十萬爲烏散然莫爲之前則慮無不舉而猝當敵將車不得方軌今法簡步卒習火器習短兵而衛以車卽人不必精良而有技有車當不至猝遇敵而失措其騎卒之在車有權奇有伏奇固自爲前鋒自爲後勁而大將軍

建旗鼓合衆車營之全局法在神參乎衆車營之中而氣行乎衆車營之外則舉衆車營之前後左右盡以大將軍之氣神周浹聯貫如海之怒濤相逼而東當則摧之窅則沒之法略如車營其兵純以騎其器參用矢礮盡簡精良者充之蓋營有握奇而大將軍握衆奇之奇其前則猝遇之卽以當敵而更使車得當敵之用乃其後則旣以張其膽使之進更以一其志使之必不得退其兵似爲車用而乃以用車夫有進無退則人盡爲勁以全其鋒而十百成千萬之用

蓋如劍然合鉤鐔爲體而其用在鋒其得力在勁

廩糧說

廩糧以崇卑爲隆殺固也然官同而欽依與加銜同乎領兵與不領兵有汛地與無汛地同乎且有官崇而人或爲統官卑而或自爲制又或統轄之衆有合有分任使之員有繁有簡種種差殊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廩之者儻不細爲區別但據其官同而概施之則身輕者不嫌過飽擔重者仍復苦饑事勢處其必窮而公家還受其敝此其於帑藏未嘗分毫省

終無以收豪傑之用故天下事有平之而反以失平
不平而乃得其平者廩糧之制是也廩不徒視其官
實視其官之事事不同而廩因之條分縷析如春工
肖物各與以當然之分數而無私重輕我無私重輕
人乃不得以意增減矣邊鎮廩糧概有定例而此地
係草創當鼎沸絲棼之時銜出袖中糧憑領狀至是
而官之真面目與糧之真分數始劃然揭於日月且
斟酌等差其曲盡事體者遂有以深中夫人情赴赴
武夫能一飽忘國恩哉是制也可以辨官可以清餉

併可以作忠蓋一舉而三善具云

籽粒折徵志引

籽粒折徵其檄問地方大利大病者按院王立字象
恆也其據士紳公揭申請者邑侯畢冲陽自肅也既
經批查而沮於糧廳其通此關隔自府達道者司理
范鑑湖紹序也繇道再酌而轉於院者觀察柯和山
景也其合按院會題候旨停徵而復入恩詔減半折
徵者屯院左滄嶼光斗也其事變中起力爲主張以
定紛紜者撫院張蓬元鳳翔也而發端圖始更有人

焉故邑侯胡芳字嘉桂也包納籽粒其患旣久胡銳
意更絃而時未獲上每爲扼腕謂余曰吾不能爲他
日必有人爲之可存此議以爲底案其微意猶欲自
爲也所稱此議卽輯中士紳公揭也而何可忘而何
能忘

鹿忠節公集卷十二目錄

祭文

公祭范一泉先生文

又代賀中虛

祭徐烈婦文

祭胡芳字令君祠文

祭梁年伯母文

同孫啓泰祭賈正卿母文

祭楊太公文

祭潘懷魯文

祭賈太夫人文

祭宋懷豫文

鹿忠節公集卷十二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

公祭范一泉先生文

嗚呼先生氣毓貞元之才之品居鄉居官雲霄一羽
力障百川書香奕葉子桂孫蘭月旦高名體受歸全
有一不憾況其能兼某等明知造物之修短有數明
知至人之來去倏然明知朝聞之可以夕死明知小
年之不如大年而乍聞凶訃以爲妄傳審真失措有
淚漣漣恍惚驚怪欲問彼天爲淫爲善自媿自妍誰

縣其鑑誰秉其權茫茫宇宙紛紛懦頑人稱禽獸盜
在衣冠而無行者無恙覩顏者駐顏偏於先生而不
久延於此何隘於彼何寬既稱視民視而聽民聽胡
爲壞梁木而頽泰山嗚呼學之不講從風倒瀾聲色
臭味爭謂性焉巧宦是榮捷足爭先一言以蔽在多
得錢縣車八里宮室田園牙籌自持李核有鑽以翼
傅虎其食類蠶習俗移人何論豪賢做人兩字誰啓
其端崛起先生鳳翥鸞騫盱衡千古立幟中原和光
者或詫其異窺豹者或議其偏而神以撼搖增王骨

以鍛鍊益堅芾棠中土鎖鑰邊關清風兩袖行李一
肩負郭幾許半爲義田不見諸侯幾於踰垣濟人困
厄大類解驂接引後進意念拳拳某等躬逢杖履得
見一斑或朝或暮或伍或參望龍門而投止恆竟日
而盤桓或論立身之坊簡或策當世之治安蓋反覆
而不自厭則先生之不憚煩且也蓬麻有主桃李無
言先生之明明立人鵠者在耳目之表而先生之隱
隱係人望者在志氣之閒蓋吾邑之風俗至先生而
改觀事不必徵色發聲人不必識面接談聞風興起

自爲變遷天胡不憖奪我指南嗚呼慟哉嗚呼慟哉
儀刑旣邈趨步愈難朝於何往暮自何還勤憑誰勵
情待誰鞭言之淚血念之辛酸蓋爲世道抱無窮之
慨而豈徒憶從前相得之驢嗚呼幽明一理人鬼一
緘先生雖往生氣凜然某等鬢眉自照肝膽猶懸生
平矩誨奉以周旋共將一點以報九原英靈不昧降
鑒几筵

又代賀中虛

嗚呼先生而棄世耶先生之才品橫絕其誰不仰先

生之關係重輕其誰不信先生之厭棄賓客其誰不
慟江河未返砥柱忽失則爲世道慟推轂方殷陽九
遽厄則爲朝廷慟歲星旣殞大用不究則爲斯民慟
彬彬逢掖誰爲盟主則爲斯文慟雖然此皆爲天下
慟也某亦天下中之一人也旣隨天下而同其慟復
就一人而私其慟先生何私某亦何私惟是地天共
戴雨露或偏施者卽出無心受者不能無意則某回
首魂銷拊心淚血外天下之慟而有一人之慟且某
一人之慟尤異夫人之慟嗚呼先生而棄我耶先生

鎖鑰雲中先君實在下風深蒙盼矚過賜提攜如涉
川附舟行夜遇燭方圖摩厲以謝知己乃二豎之疾
不起一劍之外無餘周旋措辦總辱先生且撫遺孤
且計長久先祖母大事並藉克襄而抵今具朝夕以
自存者誰之賜也紛紛世態容容面交薄若秋雲泛
若萍水風塵之中誰司物色急難之際誰任憐恤先
君何幸而遇先生杳杳遊魂不委窮荒之骨煢煢弱
息猶識弓冶之遺先生大造吾家未易一二世數也
先生固不望報先君又未及報某承先業努力疆場

欲求所以報而中道摧壞負慝辱身深愧其不能報
卽奮翼興思長歌伏櫪猶望其或能報而天不憖遺
萎我哲人遂終於無可報苟吾父而可死斯先生之
可忘今日何日今夕何夕旣不能於地下贖吾父何
復於當世失先生音容可想精爽何之是某又喪一
親也且也某苟有以報先生卽所以報吾父逝無復
挽之理恩無再報之期從前有待之心徒成虛夢以
後無窮之恨莫解終天是某今日又真成其喪吾親
也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天下之慟固分爲各人之痛

而某之慟不尤異夫人之慟哉修短同歸難移者數
幽明可徹不晦者心某也不才寸心猶在尙乞霽於
啓翼期吐氣於桑榆嗚呼先生豈真棄我耶

祭徐烈婦文

嗚呼噫嘻烈婦之殉夫也八日不食其志何堅從容
引決其意何閒神色如生其精凝而不散蚊蠅退飛
若有物之使然夫死生亦大矣所天旣背保無內遷
念前旣已計無復之慮後又可援引自寬孰與堅從
一之義而獨能破死生之關舍生死義丈夫所難高

論詩書若箕之冠負君賣國不可勝言烈婦所習井
曰所職桑蠶有何講讀有何師傅而視死如歸含笑
九原烈婦鏡爲情性石爲肺肝其從人於地下似俠
其倏然於來往似仙惟此三綱立地經天惟此一死
砥柱迴瀾想浩然之氣雨駕風鞭白雲素節縹緲蹁
躚結爲不朽光彩常鮮某等親炙節烈鬢眉自慚欲
抒仰止敢薦蘋蘩

祭胡芳宇令君祠文

從來論大英雄於千載下者云凜凜有生氣此特以

不相及之世論不可知之人本秉彝之好爲尙友之
懷云爾爾有躬逢其盛身被其澤如范陽士民之於
先生者而能一日忘耶回首庚辛成何景象執情理
之常以論事者不遭魚爛之時不信天地間有此等
事執身家之念以論人者不遇補天之手不信天地
間有此等人先生一人而所任者千萬人不敢做之
事先生一載而所畱者千萬載不可滅之思先生之
爲地方定難一官似葉每拊心以蹈寧武之愚先生
之爲窮民請命兩目欲枯徒收淚以謝楊顓之諫先

生之來范陽也若天爲范陽特命先生先生之棄范陽也若天生先生止爲范陽先生之所已就者剗盤解錯旣開日月於晦冥先生之所未了者轂轉機旋復妙呼吸於橐籥范陽士人能一日忘耶不特此也流俗沒溺耳目誰開自得先生而事之域外之觀漸著平旦之氣每清肉中時覺有骨腔中時覺有心又誰之賜也大要識大識小各隨分量之殊崇德報功永無久近之異先生而服官於此盡瘁於此固知其神遊於此也某等奉牲引爵合辭以薦彷彿依稀若

有見聞尙饗

祭梁年伯母文

彼其之子蓼莪廢篇設身猶痛處地何堪談虎色變
知非浪言含哀哀感此際極難唯母德令兼以福全
不孝鴈行豕嗣亦既有年居恆杯酒各慶得天雙闈
無恙其樂未闌云胡客歲東海訃傳不孝某方棲都
下驚詫楚酸雜絮遣弔神思鬱煩未幾難作扶柩北
還豕嗣差強臨弔几前握手腸斷不禁涕漣以禮相
勉收淚強顏幸襄大事雞骨牀閒屢期叩奠有步蹒

跚抽思心亂拈筆意潛鳴呼同遊覆載共舞斑斕何
獨我輩先隕其萱椿庭孤峙慟眼相看強爲豫色欲
令子安每一念至哽咽萬千是時二子同病相憐母
藏有日聞告煩寃力疾從事儀節半刪悲辭錯出哀
緒鬱盤悠悠何極脉脉誰宣椒漿一灌直徹九原

同孫啓泰祭賈正卿母文

余之知母則以正卿余初聞百里之外有父沒而廬
於其墓者因以得正卿之名每咨嗟感嘆異其爲人
而復異其所自生旣而有客造門端慙凝重執弟子

禮以見者則卽昔日所聞之正卿正卿北面致辭則云奉母之命負笈而執經北城之風和兮籠以入袖西江之水清兮取以濯纓兩人復咨嗟感嘆旣幸識其爲人又深信其所自生自愧其無能爲寧馨之補益不堪對阿母之深情愛此人瑞點綴休明圖將松柏以祝遐齡忽傳凶耗云母考終聞而錯愕審而涕零嗚呼千秋懸鏡萬類提衡人理所恃以長存者親與子之慈孝人力所不能強致者生與死之哀榮爲慝爲淑子之材原自母鑄爲芳爲穢母之名還自子

成仙郎行誼領袖章縫夫非盡人之子而獨以孝著稱綱常生色月旦蜚聲以此名而還致之母自可以布衣當文繡以菽水當大烹人莫樂於生而爲賢者之母死亦復何恨於九京余等誼忝通家情倍於恆布詞陳奠有淚縱橫尙饗

祭楊太公文

萬歷四十七年歲己未楊太公七十三翁考終於家時其孫爲司農尙書郎聞不視事者五日爲位哭如禮而同署有通家子某某謹以束帛雞絮之儀昭祭

於楊太翁太老先生之靈曰噫嘻翁之面貌某等未
及睹翁之謦欬某等未及聞翁之神采意向則宛然
於目鏗然於耳不啻熟睹而親聞於何知之曰柱下
史復於計部君自邊事告警而泛泛悠悠平常敷衍
所未解於肉食者之爲人臣誰爲之招指流血誰爲
之盡氣狂奔誰爲之批卻導竅誰爲之縷析條分人
皆歎弱水難爲父文弱難爲祖而詎知有是父乃有
是子有是祖乃有是孫翁負蓋世氣切憤世心其身
蠖蝓其後龍伸勉以卽忠爲孝恐其急親後君其北

上也誠不欲以垂白在堂分游子天涯之念其南歸也終不能以世途暫棘冷生平報國之心蓋將子之中情無聊而畱孫之意念尤深他人以遼事爲國事而翁直認爲家他人以國事爲人事而翁直認爲身祖孫父子冠冕人倫二祖八宗實式照臨聞在牀褥氣尙排雲日提遼事數問耗音嗚呼翁之駕雖南而意愈北年雖邁而志猶新公之福真全福公之人真古人生榮死哀可無憾於奄忽之物化慈孫孝子何過求於缺陷之乾坤唯是邊事大壞人心若焚倚藉

仁賢共濟災屯翁之子旣煩寃於昊天之漠漠翁之
孫復奔號於家報之諄諄挽畱無術有淚涔淫長才
一去奚取如林此日何日此辰何辰偏不湊巧念之
搖魂嗚呼翁之彌畱除問國事絕無及私之片語某
等之憑弔除爲國事不作兒女之沾巾文弱往返非
臘必春務有以發翁之志氣不使隨觀化爲銷沈蓋
報國所以養志事亡等於事存勿徒空望天心之厭
亂而過疑造化之不仁此於翁之意或有當而來歆
乎尙饗

祭潘懷魯文

公之死事忠在九廟功在三軍揭於日月燦於星辰
而清議之外莠言伏根漸窺法廢公然反脣有戰有
不戰則戰者任過有死有不死則死者受嗔吾無怪
於當事者之藉以脫己獨深異夫附和者之輕以妒
人此何等時存此等心夫道將原異職生死不同論
將存而道可不死卽將死而道可獨存乃出師則道
先而將後遇敵則道殿而將奔欲平情以待賈復竟
藉手以殺寇恂本末原自明白邪說底用紛紜蓋同

城交惡之時爲調停之說者卽以殺該道孤軍獨陷之日伏脫卸之案者卽以失開原嗚呼公負遠志欲建殊勲監馬房而裁冒破扼豪貴而返侵屯三韓視師風采嶙峋可堪惡套反忌拗羣人誰爲之應手意已決於致身嘗勘磨生死之會低回得失之林當局之冷煖自別旁觀之擬議非真兵交原野天黑晝陰風雲慘冽肌骨寒侵呼吸殊狀勝敗立分當是時手足能不忙亂耳目寧復見聞況大帥望風先棄甲全師走險不擇音誰挺隻身以拒敵誰灑熱血以撲塵

而竟出於恂恂雅雅不滿六尺之儒臣想其解印付
健足策馬犯邊氛極猛者氣極閒者神甘死如飴河
邊枯節義之骨結忠爲厲塞上羈英烈之魂嗚呼悲
哉嗚呼壯哉住世百年到頭一死或輕一羽或重千
鈞公死不死求仁得仁某等識公最早知公最深與
公義重與公情親自公死事歲又經春每對時艱而
回首屢談死友而沾巾公之椿萱尙有玉季金昆爲
定省公之妻子總從淒風苦雨度朝昏思之痛楚言
之酸辛共持誄詞於故里復陳束芻於虛墳臨風淚

灑不知所云

祭賈太夫人文

論毛裏者恩罔極詠風木者恨終天獨於太母稍不
謂然請代孝子慈孫刻求可以致恨者而未得其端
太母先爲人婦後爲人母旣母銜怙翁而復母孔瀾
子無慚桂孫何愧蘭煌煌封誥龍繞鳳銜所徵天眷
又享大年邇來視孫孫且多男美秀而文擁護膝前
回環恃愛作態百般無非以引太母之解頤而侑加
餐王母不經見瑤池亦幻傳有如太母何必羨仙久

而厭塵羽化蹕躔卽從子情以索造物豈復置一憾
於其閒而銜怙翁苦爲標擗孔瀾兄太白煩冤微傷
於過殊令人憐卽其慟中之慟固知言外之言然前
至河東太母爲銜怙翁母銜怙翁復爲晉人母藉手
恩綸已酬至願近就京邸熟聞太母之撫孔瀾快觀
孔瀾之奉太母愜心嘉會巧湊奇緣夫田園廊廟各
有忙閑士庶所不能致者名位之貴顯而搢紳所不
能兼者骨肉之團圓人閒受享全占實難太母止一
身而子父在各天但解切心喜懼誰能縮地河山三

公不易一朝誠有味乎其言何因何繇不後不先一堂四世聚首長安蓋孔澗兄原以名郎司筦鑰而銜怙翁擬以循吏任平反眷屬滿眼左右盤桓聚順不啻百日至豈止三以至病而簡藥沒而視含無不親到無不共看養生繼以送死貴顯合於團圓略有遲早卽難兩全事定回思其幸萬千雖言外之言莫禁慟中之慟而自慟一番卽可自解一番造化無私雨露或偏亦云足矣又何加焉某等孔澗莫逆休戚攸關聞訃之情不勝悼怛而臨几之語不作辛酸蓋太

母之得天最異皋魚之飲恨可寬言或有當博笑九
原

祭宋懷豫文

嗚呼翁之厭世踰二年矣氣旣歸天形當歸地佳城
已成靈輻疇駕凡屬親知咸與執紼自是香山之會
少一老菜莢之插少一人喬木世家少一象賢之方
躡粉榆鄉社少一前輩之儀型曾日月之幾何遽滄
桑之變易雖然當翁之生卽善祝者不能謂其不死
迨翁之歿卽善毀者不能泯其如生蓋奄奄泉下原

指見在之人凜凜常生原指千載之氣則人之在不
在固有別論也翁之在日客常滿座酒常滿樽氣常
滿堂卽醉翁之意原不在酒而看竹之意常在主人
也生氣淋漓堪傲劫數今雖往矣一登舒嘯亭抱膝
之吟猶在人耳再上飲光臺承露之杯猶沁人腸以
至檻邊鷗鳥猶寫翁之無機心架上圖書猶表翁之
有別趣翁不依然在乎且也畱心繼體決策立賢果
授簡而不忘俱蜚英而未艾嘗觀雲卿兄弟於有意
無意之間做一事必沈吟若以翁在日之做不做爲

進止交一友必鄭重若以翁在日之交不交爲去畱
卽或有出於翁時之所未經亦必師其意以爲參酌
而不敢衡決於閑維之外卽簡點偶有未周墮落或
出不覺而一聞苦口隨事轉圜長跪几筵自懺自悔
以求對翁立賢之本意身外有身死而不死誰謂翁
不至今在也因是而有省於祭之義祭稱如在非其
在烏能使人如在哉故某今日之奉羞以薦無異侍
翁之舉箸奉醴以薦無異侍翁之稱觴陳辭以薦無
異侍翁之警欬又何事以永訣之慟效顰於山陽之

聞笛也

鹿忠節公集卷十三目錄

疏 贊 啓

建胡令芳宇祠疏

建張徐二公祠堂疏

高景逸先生像贊

魁星贊

答李建亭太守啓

答王崑壁啓

回張誠宇堂翁啓

請諸友游海淀小啓

餞宋獻孺小啓

答賈民部銜怙啓

請左魏諸公子小啓

答滿懔丹啓

鹿忠節公集卷十三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建胡令芳字祠疏

竊惟扶輿有正氣開晦暝於一方崇報自公心奉明
禋於百代事屬盛舉議協輿情故邑侯胡公千秋真
品當世偉人天於河洛產英雄民向范陽識父母追
憶下車之始適當大壞之時銳意擔當不辭勞怨才
敵八面守空一囊禁衛役之追呼革富民之供應省
驛遞則一夫一馬不作人情寬鋪家則一菜一羹必

用市價去催頭之擾而花戶遂免漁侵嚴盜賊之防
而閭閻夜無尨吠肥民瘠已兩目欲枯釐弊剔奸寸
心幾嘔均攤以變墩夫之米而安堵千門設處以賑
水潦之民而生春萬竈問理則恥談醵贖徵收則絕
意羨金批浹一朝而案無宿事番休諸役而庭有餘
閒澹泊自甘往來之餽遺盡謝威儀極簡經過之雞
犬不驚旣矢志於澄清更虛心於採納培養士氣繩
督考課之文轉移民風申明齊家之律重繼絕之義
則若敖之鬼不憂除武斷之雄則吞舟之魚不漏至

當大節尤見剛腸百折必東一官似葉但欲爲地方
砥柱何知有身世風波撥亂定傾兆已行於期月批
卻導窾成可望於三年誰知萎嘆哲人詎意運厄陽
九河山莽莽堪悲任事之魂風雨瀟瀟想見憂民之
淚明德遠矣生氣凜然赤社億萬家傳聞父老琴堂
二百載僅見神君志未盡酬天不可問然丈夫不朽
原非論年直道猶存惟思報德各隨力量共事經營
諒響應之如雲期功成於不日

建張徐二公祠堂疏

世原有不朽證諸去後之思民自有不忘出於中心之悅孰爲召父孰爲杜母馮生之衆庶堪憐得一張公得一徐公豪傑之施爲可想東西去數千里前後隔數十年行乎金容若合符節在張公當紀法凌夷之後使精神一處不到終無天清日霽之期在徐公當財力耗敝之餘使運用一處失宜寧有枯潤瘁榮之望試捧飲河之腹共集擊壤之歌自經界不明併兼得計誰爲奸宄絕影乙射甲之文誰爲貧賤免地去糧存之害民有以從軍避力征誰爲嚴正衆擊易

舉而丁糧減戶有以不均成偏苦誰爲均齊益寡裒
多而徭役平誰寘大猾於法使中猾以下烏散獸驚
誰投黠吏於遐使舞文之雄屏息裹足誰破常格以
登民數奪里胥上下之手誰參素行以折兩造洞子
弟暴賴之情誰積穀七千石以半價平糶誰買牛七
十隻爲窮民代耕誰設處修旣壞之城百雉崇而不
頽閭左誰焦勞救大禳之歲寸心嘔而保此子遺誰
革里長只設法催糧而侵欺絕誰革書手只用吏寫
算而科斂除流役差銀誰革之而善處以集事優免

冒濫誰革之而均攤以寬民公差肆磨牙之毒久矣
一朝而絕迹鄉野誰爲之禁官價嘆杼軸之空久矣
一朝而悉照時估誰爲之寬誰折惡璫以衛青衿誰
懲邪說以防簧鼓誰憫啼饑之若敖誰旌截耳之令
女總之兩公實心實事任怨任勞相時而動者節目
小異匠心而出者風概大同徵糧同不索火耗問理
同絕意贖鍰吏胥同其防範佐貳同其箝束善善同
其若渴惡惡同其若仇衙門內同以爲夏日衙門外
同以爲冬日到任後民同以爲得天離任後民同以

爲失天蓋兩公見不模稜治非驩虞其約己裕民造
福於有象者指屈未盡而其潛移默造福於無形
者意會尤深凡薄感恩重知己之士固自幸親身見
古人卽難慮始易樂成之民亦自謂過後思君子念
直道原無毀譽有血氣莫不尊親兩公品足相當宜
以一堂棲同調吾人力求各盡共於義舉效深心奉
以周旋相爲提挈敬於事始略識簡端

高景逸先生像贊

莫謂象非真先生之神原在象外莫謂象無言先生

之意原在言外且非卽非離何內何外卽外而鬢眉
更外而衣帶而冥吾神以爲盤礴引吾意以爲刻畫
則先生之辯賢奸如著蔡持是非忘利害了死生無
芥蒂孰不以爲撐柱兩閒震耀百代然總於此粗而
不足按之鬢眉離而不相屬之衣帶而無不一一具
在嗚呼是東林滴派洙泗正脈子高子之真任憑弔
者之下拜

魁星贊

有鬼踢斗以字賦形傳會其形未得其情此星一現

天下文明斯文未墜有創有承反而求之炯炯瑩瑩
符分赤帝牙建孔庭回樂不改開信未能從何著手
淇澳可風而世乃尋之於帖括當之以恩榮本專富
貴謬謂功名況於道德久矣沈冥請翻成案告我友
朋欲使天下耀采先爲此物發蒙

答李達亭太守啓

恭惟台臺茂騰聲實蔚有典刑共識月斧之精神更
仰天球之氣韻久襍潛郎之被視草名高今褰刺史
之帷依裳惠洽雖云借寇行矣徵黃治平不必有赫

赫之名肝膽盡從襦袴見殿最自當膺上上之考聲
華應待璽書增風月平分把麾暫臥於江海雲霄直
上聽履還傍乎星辰某性賦拙疎材仍凋腐冒金花
之借發自愧微誠荷覆載之寬容僅從薄謫方循牆
而省罪忽洗眼以開函干騎上頭何勝芝眉之想雙
魚中素慚無玉案之酬已拚尋社於雞豚春山秋月
坐看匡時之麟鳳川楫羹梅瞻戀唯殷敷陳罔極

答王崑璧啓

年臺補天巨手障海深心久勞籌策於筦財復試拊

循於司土唯茲雄郡幸值名賢爭看二千石之得人
遙知十萬戶之禔福駿猷展矣輿論翕然不肖弟契
結蘭襟有踰骨肉拜違芝字已易寒暄悠哉念故人
幾見落月之照屋何以慰遠思願因流風而入懷千
里精神愛傳繫鴈半年心事喜溢烹魚儀厚錫於瓊
瑤宇深藏於衣袖感餘生愧意不盡言雪峭爲寒玉
攝自愛

回張誠字堂翁啓

某自去年夏季補任本司代庖踰月卽以專擅褫官

候命經年因具病情入告併投副奏遂徼儼函獎借
踰涯擬華生於鐵樹挽留過望比日退於陽戈愧且
飲冰感雨隕涕唯是待罪已久嬰病實深所爲行之
遲遲原避迹之悻悻今旣踰歲昨已束裝報國有心
事徒擲於孟浪渙綸無日疾益重於牢騷仰荷天高
地厚之恩敢忘且止第在理窮勢極之會豈得更畱
前疏尙圖再封出城擬在二月謹附手奏以代面辭
伏冀鑒原可勝銜結稟

請諸友游海淀小啓

懷人言念等一日於三秋逃暑躊躇扳名流於勝地
情同冰雪味叶芝蘭漫言抗駕竹林不是追蹤河朔
拂徑遠看雲外影知玉趾之先聲洗花近瀉鏡中波
想山靈之改色先一日啓

餞宋獻孺小啓

君自伸烏鳥情我不灑別離淚殺雞爲黍對酒當歌
與其石尤候風何如故人共醉

答賈民部銜恬啓

某啓棲烏幕府見日而憶長安射鴈邊頭窺足而獲

尺帛八行手捧千里面談念主憂臣辱之時靡家靡
室政彼怠我憤之日惜寸惜分惟相國提闔鎮之精
神故榆關起三軍之氣色某初以樞司視草叨承相
國屬車五柳家園久斷行閒之夢一梅驛使忽生塞
下之春獎許過情惠貽逾格此蓋老伯以相公左右
爲功人而不知其有愧以王事賢勞待猶子而不知
其無庸惟旣列肺腑親何敢辭錦繡段卽付刀尺乃
服衣裳蓋向因元臣而波及全斌之帽自賦續貂今
對遽使而身著范叔之袍永言挾纊伴旋附謝不盡

欲言

請左魏諸公子小啓

青旗取義尙云酒不雷同白首論心自謂交非泛濫
問是何人之子弟竊比授餐思尋先輩之風流敢爲
折簡賓從類聚坐擬合圍

答滿憐丹

恭惟臺下眷隆金簡續邁銅標天特生晟東西獨嚴
保障軍驚代李頌刻立變旌旗想草木素憚乎威名
故江山不勞於指顧軍心冬凜士氣春回不肖散髮

月
卷之三
爲狂束書自廢久荆扉之靜掩忽梅驛之遙傳感重
綈袍愧虛玉案所願紅銷烽火聲靈震虎豹之關絲
映圭茅圖畫冠麒麟之閣未遑楮悉徒有神馳